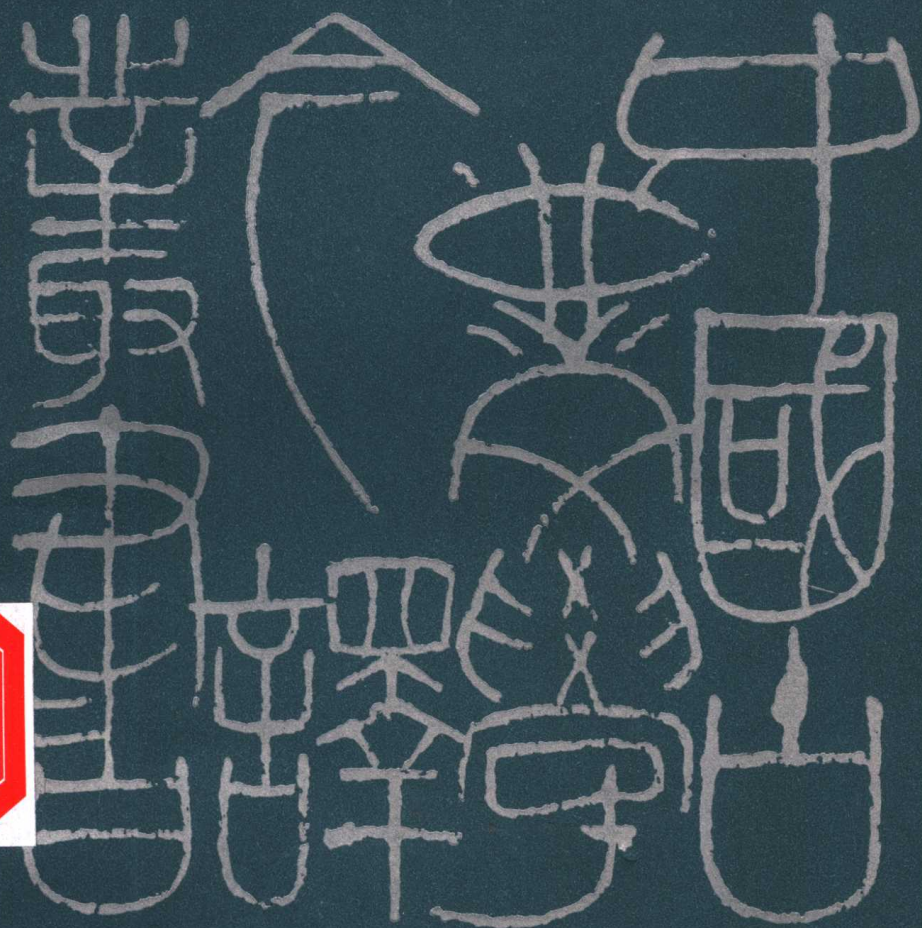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今译丛书

韩非子选译

周 晨 译注



6.5
9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中国古典文学今译丛书

韩非子选译

周 晨 译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非子选译/周晨选注.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

(中国古典文学今译丛书)

ISBN 7-02-002393-2

I. 韩… II. 周… III. 古典散文-中国-春秋战国时代
- 注释 IV. I2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4405 号

责任编辑:马玉梅

封面设计:古干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1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375 插页 2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6.40 元

中国古典文学今译丛书编辑说明

由于时代、生活、语言、文字的变化,今天一般读者阅读古代著作,存在有相当大的障碍,今译是克服这个障碍的重要方法。把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择要优先今译,既能满足读者的急需,又能推动今译事业的发展。中国古典文学今译丛书的计划,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制订的。

开卷有益、雅俗共赏是我们的编辑方针。有阅读一般报刊能力的城乡广大读者和中小学师生是今译丛书的主要读者对象。

丛书的题材和体裁力求多样化,既考虑作品的可读性,又注意扩大读者视野、陶冶情操,增进对伟大祖国的了解和热爱。

译文力求忠实、正确、流畅,与提纲挈领的前言或原文题旨说明以及深入浅出的注释相配合,使书中的各个部分结合成有机整体,以帮助读者对原作的深刻理解。

今译丛书不仅适宜于一般读者阅读欣赏,也可作为知识青年文化学习的自修读物。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九三年七月

前 言

韩非生活在战国的中后期。自春秋末期起,经过一二百年的兼并战争,全国重新出现了统一的形势,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权即将建立。韩非的学说为新政权的诞生作了广泛的论证,在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哪一个诸侯国有力量统一全国?这得在激烈的斗争中经受考验。韩非的时代,在不断的兼并战争中淘汰下来的国家,力量较强的,就是所谓战国七雄:秦、齐、楚、韩、赵、魏、燕。这七个国家都有条件统一天下,只是由于各国政局不同,这时已经出现了强弱悬殊的情况。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这种特殊的政治身份,使他和祖国休戚与共,他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富强起来,担当统一天下的重任啊!但这时的韩国非常衰弱,而西方的秦国却是蒸蒸日上,对韩国的存在构成巨大威胁。在这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有一批纵横家在活动。主张合纵的人,要求山东六国联合抗秦;主张连横的人,劝诱山东六国侍奉秦国。不论合纵还是连横,韩国都是首当其冲。因为韩国地处秦国东出的门户,如果合纵,就得带头攻打秦国;如果连横,就得首先对秦国臣服,而到头来必然被山东其他国家攻打。这就说明韩国处境的艰难,它必须从根本上去寻找强国之术。

韩非认为:古代草木茂盛,禽兽众多,男子用不到耕种,采摘草木的果实就足以果腹;女子用不到织布,剥取禽兽的毛皮

就是足以护体。因此人们用不到争夺,就可以得到充足的给养。但是人口的繁殖却是成倍地增加,自然财富也就日渐匮乏,人们即使奋力劳动,生活还是很艰苦,这样也就必然引起纷争。这种分析固然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但和其他学派的观点比较,首先注意的是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有其可取之处。

战国时,社会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旧的统治方法已经不适用于当代。如何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呢?儒家主张实行仁政,他们引经据典,赞美古代的圣王,宣扬他们的仁政,把传说中的古代描画成理想的王国,然而不能用来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韩非的主张与此不同,认为处在当前的“大争之世”,“多事之时”,君主必须采用政绩效验最佳的法治。

在从春秋演变到战国的过程中,几个主要的诸侯国都曾实行过变法。所谓变法,就是改变过去的法令制度。上下各色人等都得遵守新制订的符合当前国情的法制。这样也就限制了贵族的利益,否定了基本上取决于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人治。它必然会遭到激烈的反对,许多为建立新制度而斗争的政治家遭到了旧势力的杀害。但是变法的成败效验却很显著。商鞅在秦国变法成功,秦国就由落后的状态一跃成为先进国家。吴起在楚国变法失败,楚国也就停滞不前,尽管它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但却是一步步地呈现出颓势。韩非从历史经验中认识到,只有法治才能振兴韩国。他强调指出:国家只要坚决实行法治,即使弱小,也能富强起来,不管邻国多么强大,也无法把它攻破。

大家知道,韩非是法家学派中极有影响的人物。早期的法家有法、术、势三派,它们各自提出了巩固政权的理论和措施。韩非继承并发展了三派学说,综合成一种体系完整的新

法家学说。

“法”这一派学说，可以商鞅为代表。实际说来，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就有法。不过早期的法是由统治者掌握，主要用来对付被统治者的。春秋时，郑国把法制条文铸在鼎上，公开宣布，晋国的叔向反对，认为“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说明国内如有共同遵守的法制，就会削弱统治者的权威。魏文侯时，李悝主张“食有劳而禄有功”，著《法经》六篇，把禁盗贼列在首要的地位，就是从巩固财产的私有权出发的。商鞅是李悝的学生，他推广李悝的学说，在秦国实行变法，采取了很多严峻的措施。他“废井田，开阡陌”，巩固土地的私有制。为了提高国力，他推行耕战政策，在农耕上有成绩或作战时立功的人，才能得到奖励或提拔。秦王的宗室，如果不立军功，那也不能给他什么荣誉。由于耕战政策的实施，秦国的农业生产发达，人民勇于公斗，怯于私争，武力极为强盛。后来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全凭这一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韩非把法置于首要的地位。他所说的法，是指体现先进法治思想的成文法。这种法，必须由官府颁行，做到家喻户晓，成为全国奉行的准则。从理论上来说，除了君主之外，一切人都要遵照法令办事。贵族如果违法，也要受到制裁；平民如果立功，也能得到奖赏。韩非标榜这种法是绝对公正的，贵族和平民都能在法的规定下的恰当位置上。

应该看到，这种重视法的观点包含着破坏旧制度的批判精神。在韩非以前，“仕者世禄”，贵族的子孙仍是贵族，根据“亲亲”的原则，王族更得安排在高位。这是一种过时的制度。韩非反对这么做，他要求从有能力的人中去选拔官吏。军队的将帅一定得从普通士兵中去提拔，宰相也要经历过基层行

政工作的锻炼。他要求废除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官僚制度，主张依据法制的规定选拔官吏。法制不偏袒贵族。

“术”这一派的学说，可以申不害为代表。申不害是韩国早期的君主昭侯的相。在他执政期间，韩国的国力一度比较强盛。

“术”是君主控制臣下的手段。在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里，不言而喻，君主必然主宰一切。但是臣子为了窃禄保位，或是觊觎君主的权位，无时无刻不在侦察君主的意向，投合逢迎，盗窃权柄，因此君主必须不露声色，让臣下捉摸不到自己的好恶。君主应该用形名之术来考核臣下，这就是：按照言论，责成实绩；按照官职，考核政事。如果言论和实绩一致，官职和政事相符，那就应该奖赏；相反，就应该责罚。审合形名是“术”的核心。

韩非还在许多文章中论述了“术”的种种具体运用，并且援用历史上的具体事例加以说明。一般来说，术是为君主提供实行独裁的方法，其中如“参验”（用事实加以验证）等尚有一些认识论的内涵，他如用说反话来测试对方等，那就只是一种权术了。更有甚者，韩非还提出“除阴奸”之法，什么暗中下毒、借刀杀人等手段都使用上了。韩非认为只要能巩固君权，什么手段都是可以采用的。

“势”这一派的学说，可以慎到为代表。势指政治地位和权力。君主必须牢牢掌握政权，才能实施统治。儒家宣扬仁义，认为凭借贤智才能服人。慎到认为，民众只服从于权势，而不能为贤智所支配。君主依靠势，才能令行禁止，贯彻一切措施。这样也就强调了暴力所起的作用。

韩非继承了法、术、势三派学说，又有新的发展。他指出，

三者如果孤立起来运用,都会出现片面和不足。必须把这三者综合起来。例如商鞅只强调法,而不知道用术来督责臣下,结果国家的利益常被臣下所窃取;申不害只强调术,而不知道统一法令,结果韩国的法令紊乱,臣下可以援据混乱的法令上下其手,谋取私利;慎到强调的势,仅是一种自然之势,尧、舜处在势位上,天下就治,桀、纣处在势位上,天下就乱,对于治乱的变易,人们无可奈何。韩非认为,制订使国家安定和富强的方略,应该从中等水平的君主的情况出发,他们只要掌握法而据有势位,天下就一定能治。这里韩非又发展了慎到的势治理论。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说明他的学说是以黄老之学作为哲学基础的,这个评价符合实际。韩非著有《解老》、《喻老》、《扬权》、《主道》等文章,吸收黄老哲学中唯物主义的成份和朴素的辩证法,作为法治的理论基础。他在研究黄老哲学的过程中,发展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无神论思想。

《史记》说,韩非是荀况的学生。这也是可以相信的。分析他们的学说,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韩非不信天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应该说与荀况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有关。而作为韩非学说的理论基础的对人的本性的分析,则与荀况的“性恶论”有关。韩非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好利恶害的本性,君主应该充分利用人的这种特点,鼓励他们去做有利于君主的事,禁止他们去做违反君主利益的事。例如说,鼓励从事耕战,奖励除奸告密,这样就可使国力增强,奸邪绝迹。

韩非是一个法治的理想主义者,把法的效果描写得非常

美妙。他认为人们适应法治也得有一个过程。“愚蠢”的人一时不能了解法的好处,只觉得政令苛刻,而看不到实施法后的长远利益。因此统治者可不必考虑他们的意愿,只要坚持实施法,日后效果显著,民众也就会信服了。这是一种上智下愚的观点,但是韩非却是真心实意地在为贯彻自己的主张而斗争。从历史上说,韩国的变法很不彻底,大权仍控制在宗室大臣手中,韩王经常被臣僚所包围,这也是韩国国力衰弱的原因之一。韩非为了振兴韩国,要求推行法治,与贵重之臣抗争,承担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但他认为自己从事着有利国家的事业,可以不惜牺牲。从他的主观意愿来说,或许就是这样。

韩非立足韩国,想在韩国实行法治,拯救他的祖国,然而这项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他的著作,流传到了秦国,秦王政读到《五蠹》、《孤愤》之后,甚为感叹,以为是古人所作,恨不与之同时。李斯向秦王说明,这是他同学韩非写的,秦王就急攻韩国,索求韩非,韩非于是于公元前 355 年入秦。李斯自以为才能不如韩非,出于嫉妒,阴谋中伤,在使韩非下狱后,又逼他服毒自杀。假定韩非的年龄和李斯相当的话,那他应该活了六十多岁。

韩非的学说,不用什么仁义道德之类的说教作掩饰,而是公开宣扬利己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承认贪欲和权势欲所起的历史作用。这种学说的实绩,是促成了秦国的统一中国。但是由于秦朝统治短暂,法家人物常被后世所非难。汉王朝取代秦王朝以后,儒学又重新得到重视,到汉武帝时,更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可是汉朝以后的儒学,实际已融合了各家的学说,其中特别是法家学说,所以有人认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都有“儒表法里”的实质,不

是没有道理的。

韩非主张重质轻文，以为文藻无益于治。他的文章洗炼简洁，笔锋犀利，严峻峭刻，鞭辟近里，有撼人的说服力。在我国优秀的先秦散文中，能别树一帜，深为史学家司马迁所叹赏，对后世论说文也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对寓言的运用，在前人的基础上已发展到圆转成熟的高度。他有意识地搜集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编为内外《储说》，以供创作时使用，开汉代刘向《新序》《说苑》之先河，在文学发展史上是重大的创造。这些寓言不仅活泼生动，而且不乏一定程度的夸张，如《和氏》写和氏“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等，都是难能可贵的。

本书选取了韩非的几篇主要政论文和不少寓言故事，加以必要的注释和比较忠实的翻译，希望能对读者了解韩非的文章和学说有所帮助。

目 录

前言	1
五蠹	1
有度	24
难势	33
定法	41
二柄	47
八奸	52
显学	58
忠孝	71
观行	79
孤愤	81
说难	90
和氏	97
问田	101
喻老、说林、内外储说(选录)	104
难一、难三(选录)	151

五 蠹

这是韩非全面阐述其政治理论的一篇重要论文。他持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古今情况不同，政治措施、社会观念和道德标准也都应该随着改变。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非常激烈，韩非主张坚定地推行法治，执行耕战政策，才能“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从而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他抨击当时社会上的“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工商之民”，认为这五类人是古非今，违法乱禁，竞谋私利，是危害国家的蛀虫，因而称作“五蠹”，主张清除。文章论证充分，气势浩大，获得秦王政的赞赏，对秦国建立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文章中一些极端的主张，如要求统治思想等，则又导致了焚书坑儒悲剧的出现。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luǒ 裸)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一〕}。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二〕}。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gǔn 滚)、禹决渚^{〔三〕}。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渚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

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ěi 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馀，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粢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鹿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耜(chā 插)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四〕}。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五〕}。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絮(xié 协)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lóu 楼)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六〕}。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餉；穰(ráng 瓢)岁之秋，

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七〕}。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一〕“果蓏”，瓜果的总称。蓏是瓜类植物果实。〔二〕“钻燧取火”，古代钻木取火，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说”，通“悦”。

〔三〕“鲧”，传说是夏禹的父亲。他用筑堤的方法治水失败，被舜杀死。韩非认为鲧决渎治水有功，和史书记载不同。〔四〕“臣”，奴隶，这里的用法和君臣的“臣”不同。

〔五〕“夫古之让天子者”，传说古代治天下，君位传给贤能的人而不传子孙，如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从禹开始就家天下了。〔六〕“膾腊”，古代祭神的时节。

〔七〕“士”，通“仕”，做官。“橐”，通“托”，指依附贵族。

上古的时候，人民稀少可是鸟兽众多，人民敌不过鸟兽虫蛇。有圣人出来，在树上搭窝棚用来躲避各种侵害，因此人们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百姓吃草木的果实和河蚌蛤蜊，气味腥臊难闻还伤害肠胃，得病的人很多。有圣人出来，钻木取火用来除去食物的腥臊，因此百姓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的时候，大地洪水泛滥，鲧和禹就疏通通海的河道。近古的时候，桀和纣残暴昏乱，商汤和周武王就出兵讨伐。假如在夏朝的时候有在树上搭窝棚和钻木取火的人，一定会被鲧和禹耻笑了；商朝、周朝的时候有疏通通海河道的人，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那么如果在当今的时代有人赞美尧、舜、商汤、周武王、夏禹的治国方法，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向往远古时代，不

遵循常规，研究当代的事情，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宋国有个种田的人，田里有个树桩，兔子奔跑撞在树桩上，折断颈项死了，于是丢下他的农具等待在树桩旁，希望再次得到兔子，兔子不能再次得到，本人却被宋国人耻笑。现在想用古代君主的政治措施治理当代的百姓，都和守株待兔的情况一样呀。

古时候男子不种地，草木的果实足够食用了；妇女不织布，鸟兽的毛皮足够穿着了。不用劳动但给养充足，人民稀少但财富有馀，所以百姓不争夺。因此不用厚赏，不用重罚，百姓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儿子又各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有死却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众多但财物稀少，劳动辛苦但给养微薄，所以百姓争夺，虽然加倍奖赏加倍惩罚仍不能避免动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茅草屋顶不修剪，栢木椽子不砍削；吃粗劣的食物，喝野菜熬的汤；冬天披小鹿皮，夏天穿葛布衣；即使是看门人的吃穿，也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锄锹带头劳动，大腿肌肉消瘦，小腿上长不出汗毛；即使是奴隶的劳动，也不会比这更苦的了。从这来说，古代的推辞君位，就是舍弃看门人的给养，摆脱奴隶的劳苦呀，所以古代把君位让给别人也不值得称颂呵。如今的县令，一旦死去，子孙接连几代乘高车系大马，因此人们看重它。所以人们的对于推让，容易辞去古代的君位，难以舍弃今天的县令，因为利益大小的实际不同呀。住在山上却要到山谷下打水的人，逢到祭神的节日互相把水赠送；住在沼泽地苦于水涝的人，雇佣工人挖渠排水。所以灾荒年份春天缺粮时，幼年的弟弟也没有东西给他吃；丰收年份秋天收获时，疏远的过客也一定招待吃饭。并不是疏远骨肉之亲爱护过路的人，粮食多少的实际不同呀。所以古人的轻视

财物，并非仁爱，而是财物充裕；如今人们的争夺财物，并非贪吝，而是财物短缺。轻易辞去君位，并非品性高尚，而是权势小；争着做官和依附贵族，并非品德低下，而是权势大。所以圣人考虑财富多少、衡量权势大小制订相应的措施。因此轻罚不是慈悲，严惩不是暴虐，适合情况处理就是了。所以办事要顺应时代，而措施要合乎事宜。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一〕}。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二〕}。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三〕}。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四〕}。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五〕}。”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钺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六〕}。是干戚用于古不用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七〕}。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八〕}。